

关于蒙古族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上): 以科尔沁蒙古族的个案调查为例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女性禁忌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存在的习俗, 特别在狩猎、游牧民族中尤为明显。蒙古族当中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女性禁忌, 通过祖先崇拜的各个侧面以及其它领域的女性禁忌的共通性及其特点, 可以发现祖先崇拜中女性被禁止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女性的不洁, 而在于保护女性。

关键词: 女性禁忌; 蒙古族; 祖先崇拜

中图分类号: C912[.55] **文献标识码:** A

蒙古族的祖先崇拜中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其中之一是女性禁忌, 即禁止女性参加或者在特殊情况下附加条件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

关于女性禁忌, 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并有很多记述。尤其是北极附近民族的女性禁忌习俗非常有名, 有些地方特别严厉。比如位于北极西部的萨米族(Sami)有这样的习惯: 拉过被射死的熊的雪橇的驯鹿, 一年之内不得载拉女人。^[1]对于某些领域禁止女性参与的原因, 特别是对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这一禁忌的探讨, 欧洲学者的研究业绩值得注目。^①本文将介绍其中的主要研究成果, 但这些主要是研究狩猎活动中的女性禁忌, 关于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的论述占绝少部分。

蒙古族女性禁忌的习俗, 除了祖先崇拜以外, 还存在于萨满教的有关领域。有关蒙古族的女性禁忌习俗现象的报告并不少见, 而追究其原因的研究则不多。目前, 尼玛对蒙古族女性禁忌的原因有所触及。尼玛认为, 祖先祭祀中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保守氏族的秘密。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笔者认为有其他的原因, 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并且, 祭祀以外的祖先崇拜的各个领域也存在女性禁忌的习俗, 对于它们还未加以讨论。考察祭祀以外的祖先崇拜的各个领域, 可以为阐明女性禁忌的真正的原因提供重要的启发。

本文以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为主, 并参照近年出版的民族志记录^②。由于实地调查是在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施的, 本文所说的祖先祭祀是指图勒希(tüleši)^③, 为易于理解, 以下使用图勒希祭祀来表示。

一、蒙古族习俗中女性禁忌的表现

在蒙古族习俗中存在着不少为女性所遵守的一系列的禁忌。下面, 以祖先崇拜为中心, 考察蒙古族习俗中的女性禁忌的表现, 并概括它们的共通性。

(一) 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的表现

在祖先崇拜的所有领域, 从死亡到埋葬的过程、供奉图勒希祭祀以及对于埋葬祖先的地点等方面, 都可以发现女性禁忌的存在。

1. 与死者接触时的禁忌

当家里有人去世时, 女性必须慎重行动。为死者整容时, 一般情况下, 女性也不参与。^④死者被安葬之前, 要在住所安置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女性不能单独到安放死者的地方, 以避免与死者的灵魂相遇。特别是年轻女性更要格外注意。这期间男性轮流看守死者, 女性则不参与。^⑤

狭义的送葬是指将死者护送到埋葬地点, 也属于与死者接触的一个阶段。女性不参加送葬, 由

男性送行。根据本文所参考的上述民族志记载，由于多种原因，祖先崇拜的若干侧面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然而，女性不参加送葬的习俗为各个地域的蒙古民族所共同遵守。不论是土葬还是风葬，不论是不是存在图勒希祭祀的习俗[2]，女性禁忌这一习俗仍然被共通地遵守。⑥不仅是大人，即使在处理夭折孩子的尸体的时候，女性禁忌也被严格遵守，送葬时包括母亲在内女性并不同行。[3]

服丧期间不论男女禁止参加宴会，禁止狩猎以及剪发等禁忌为全体蒙古族所遵守。但是，服丧期满后并不存在对男性特别要求的禁忌。而禁止女性参与的禁忌处处少见。这不仅仅是与服丧相关的问题，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2. 图勒希祭祀中的女性禁忌

在大多数地区，除了葬礼以外，一般情况下，蒙古族每年要在清明节和除夕傍晚对祖先供奉两次图勒希祭祀。⑦这些祭祀，女性通常都不参加。至于其理由，认为女性供奉的祭品在祖先领受之前途中被冤魂、恶鬼等抢夺，不会送达到祖先那里。还有，坟墓是祖先的住所，如果女性为其扫墓、填土，反而会导致漏雨的后果。[4]事实上，同其他民族中的这类禁忌一样，其根底里潜在地存在着女性劣等的观念。[5]因为女性不如男性，处于劣等的地位，所以，祭品被途中夺走，扫墓、填土会导致漏雨的后果。而女性劣等观念的缘由在于女性不洁的意识。[4]

3. 有关祖先埋葬地的女性禁忌

如前所述，女性不参加送葬的行列。作为固定的图勒希祭祀只有清明节时在埋葬地进行，这时女性也不前往。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女性不拜访祖先的埋葬地。当偶然路过祖先埋葬地附近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跪拜等礼仪，只是注意避免接近，尽量赶快离开那里。⑧

这个禁忌在成吉思汗陵殿的祭奠中也能得到确认。四季祭奠之一的“查干苏鲁克”最大的祭奠于3月21日举行。在这个祭奠中，女性不能进入金殿，故只能从远方跪拜，表达敬意。早先，鄂尔多斯各旗王公夫人遵守这样的习惯。即看到成吉思汗陵殿就用绢等遮掩脸面。有种说法认为因为她们作为黄金家族的后裔，没有见过成吉思汗，所以遇见成吉思汗的圣灵时必须遮掩脸面。还有人认为因为成吉思汗是祖先，黄金家族后裔的夫人不能以平素的面孔拜见祖先的灵魂。[6]

《蒙古秘史》第70节记载，在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子孙的夫人们即俺巴孩汗的后妃们参加了祖先祭祀。即在距离祭祀地点一定远的地方向祖先供奉祭祀。上述的成吉思汗祭奠中也是并没有完全禁止女性的参加，而是附加“从远方”这条件。这些都与贵族阶层相关联，与社会地位以及政治的实用性的需要相适应，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缓和。

（二）与萨满相关的领域中的女性禁忌

直至今日，与萨满相关的领域中还有很多女性禁忌被遵守，特别是对已婚女性的禁忌更为多见。通过考察这些禁忌，可以为探明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原因提供参考。

1. 关于萨满翁昆⑨的女性禁忌

萨满非常注意不让他人特别是女性接触翁昆，经常将其保存在高处。萨满的翁昆既有从祖先或老师那里继承下来的，也有的是自己创作的。其中之一为吉雅其（jayayači）。⑩吉雅其是萨满主要的翁昆之一，一般由动物的皮或者布制作的。制作吉雅其时，由未婚女性或者尼姑来缝制，已婚女性因被认为不洁而排除在外。[7]

2. 萨满的衣装

衣装是与萨满神话及其技法相关联的圣物。萨满将其穿在身上，即具备超越俗界，接触各种神灵的态势。[8]对于这样的衣装，通古斯人像“对宿有精灵的任何一种事物一样，持有一种恐怖与不安的观念”。[9]同样，蒙古族也将萨满衣装视为神圣。祈望成为萨满的人师从老萨满，经过长期的学习与训练，接受能否成为萨满的被称为达巴·达巴呼（daba ya dabaqu）的过关考验。如果成功，就会正式成为萨满。对新萨满来讲，首先需要准备衣装，这仍然由未婚女性缝制。制作新萨满衣装的布块，是从一百户人家一块一块收集起来，将它拼凑缝制的。这样收集的布块本身具有一种魔力。

[10]如此看来，由于制作萨满衣装所使用的布块以及缝制作业自身带有某种神秘的性质和能力，所以已婚女性被禁止参与。

3. 萨满的道具

在萨满的道具中，特别是太鼓在萨满的祭祀仪式中发挥第一重要的作用，其象征意义复杂，功能神秘而多种多样。[11]为避免女性触及，萨满小心保存太鼓以及其它道具。与其他萨满一样，笔者采访的敖兰巴雅尔萨满⁽¹⁾也将守护神的翁昆以及太鼓和其它道具保存在高处，将翁昆放在装满米的铜碗里，置于固定在房屋里间门框上面的板子上面。

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女性认为自己不洁，从而注意避免接近萨满的道具。这样，萨满提防女性接触其道具的同时，女性也注意尽量避免接近。

（三）宿有神灵的其它事物的女性禁忌

蒙古族认为某一特定的土地或领域由某种特定的神灵支配，并对这些神灵怀有恐惧的心理。因此，不要说女性即使男性也不能随意地接近。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其旅行记中记载，旅途中曾遇到过能提取盐的湖，由于认为宿有神灵，没有一个人敢于进入其中。[12]此外，各地有很多禁止攀登宿有神灵的山脉、禁止冒犯被视为神圣的茂盛的**独槐**（šangši modu）等禁忌。

关于敖包的禁忌，敖包禁忌有各种各样的种类，[13]任何一种都有一定的规定，其中共通的一项是女性禁忌。[14]据记载，过去女性平时被禁止接近敖包，祭祀时也不能参加。[15]这个习俗现在虽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但依然被遵守。巴林地区每年5月9日举行祭祀赛汗汗山的盛大的敖包祭奠活动，女性必须远离作为祭祀场所的赛汗汗山的山顶。[16]

各地在祭祀敖包时，将马、牛、骆驼、羊等牲畜献给各种神灵。给这些家畜系上各种颜色的布条放任自由，禁止使用、屠杀。最近，这些家畜比如牛马等有时可供乘用。[17]但女性不仅不能乘用，甚至禁止触摸。[18]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女性禁忌的严厉性。

成吉思汗陵殿中有作为成吉思汗战神的黑纛⁽²⁾，祭祀黑纛时，女性被排除在外。规定“除了蒙古族的男子以外谁也不能参加”。[19]不仅如此，祭奠成吉思汗圣灵的宫帐中由于一起供奉着布尔特格勒真哈敦，故黑纛不能接近它。所以，黑纛祭奠不能与祭祀成吉思汗的祭奠同时进行。[20]这一规定也许有其它原因，但也可以说是女性禁忌的一种极端的表现。

通过对以上各个领域中性禁忌表现的概括，可以发现它们共通的特点，即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精灵——死者的灵魂、圣灵以及神灵。并且，正如有些学者早已所指出的那样，根据民间的观念，为避免玷污这些精灵所以禁止女性接近。其中与年迈的以及未婚女性相比，认为有生育的可能性的已婚女性更为不洁，故而对她们的禁忌也更为严厉。

二、关于女性禁忌原因的先行研究

女性禁忌习俗广泛地存在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为诸多学者所研究。在这里介绍并借鉴其具有代表性的见解，进而提出笔者的论据，考察蒙古族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原因。

（一）乌诺·哈如瓦（Uno Harva）的观点

芬兰学者乌诺·哈如瓦在《萨满教—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世界像》一书中论及狩猎礼仪的时候，以《女人与野兽》为题目，主要论述了狩猎、渔猎民族共通的习惯即在狩猎、渔猎领域中女性必须遵守的禁忌，并揭示了其原因。

他指出，为了使狩猎成功，在狩猎期间，猎人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遵守各种习俗规定，其中有禁止接近妻子的内容。其理由不太明了，但认为女性会使动物躲远，故不能接近其丈夫。为此，有时男子“甚至搭制特别的帐篷而分居”。

然而，狩猎结束后，对女性的禁忌依然很多。即使狩猎的准备以及狩猎期间为避免动物躲远，女性回避狩猎的有关领域的禁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狩猎结束后的诸多禁忌与狩猎的成功与否没有

任何关系。所以，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女性被置于危险的境地”。[21]

乌诺·哈如瓦接着指出，威胁女性安全的是成为猎物的动物的灵魂。为什么与男子相比，女子特别是孕妇与禁忌有关，其原因并不是女性原本就劣于男子，或者不洁，真正的原因在于保护女性。幼小的女子以及年迈的女性与被捕动物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不相关，根据这一事实，会进一步明确其目的在于保护有生育可能的女性。

（二）E·罗特·法鲁克（Eveline Lot-Falk）的研究

E·罗特·法鲁克在《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中，详细研究了有关狩猎的各种规定和禁忌。其中以《女人与狩猎》、《气味》为标题，设定了两节内容，考察了狩猎当中女性必须遵守的禁忌及其原因。

女性所触摸过的或者跨过的狩猎工具便不能使用。女性也不能接触狩猎时穿的衣服。E·罗特·法鲁克认为，在狩猎当中，女性被要求遵守这些习俗是因为“女性特有的气味会通过男子带给套索而使动物躲远。”[22]所以，她断定狩猎中女性禁忌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欺骗、迷惑动物的嗅觉。

E·罗特·法鲁克进一步主张，女性会给狩猎带来不利影响的观念的原因还在于，认为男女有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活动范围，不得相互侵犯，认为“男女之间的分工遵守着不会改变的规则。”她也指出女性的排除是因为女性劣等以及不洁等观念是后来附加的。在这一点上表示了同乌诺·哈如瓦相同的见解，但她却批判乌诺·哈如瓦主张的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的观点。[23]

（三）尼玛（Nima）的见解

乌诺·哈如瓦以及 E·罗特·法鲁克都主要论述了狩猎中的女性禁忌，而蒙古族学者尼玛则论及了蒙古族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尼玛在考察各个种类的敖包时，触及了蒙古族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的原因。

尼玛认为，女性被排除的习俗原来是为防止泄露氏族的秘密。在他看来，古代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氏族敖包（*oboγ-un oboγa*：オブギン・オボー）是由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参加的。在祭祀中，协商、决定氏族的重要事项，比如处理已发生的不利于氏族的事情以及有关军事、战争等。在这样的祭祀中禁止女性参加。不仅从外族婚嫁过来的女性，即使本氏族的女性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女性有可能嫁到外族，也有被随时掠夺的可能性。后来，这一规定逐渐成为一种习俗被广泛接受、固定下来。[24]也就是说，女性有泄漏秘密的危险，所以不能参加祖先祭祀。

不言而喻，上述的各种见解都有其合理性。其中，尼玛论及了蒙古族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祖先崇拜的女性禁忌的原因中含有更深层的要素，可以说是基于对死灵的恐怖观念。假设尼玛的论证即使适用于祖先祭祀的场合，但不能解释与死者的接触以及送葬等时的女性禁忌的原因。而且，如果参考与萨满有关的领域以及其它神圣场所的女性禁忌的习俗的话，关于祖先崇拜中的女性禁忌的原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如若列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希罗克戈洛夫论及通古人中间，有关萨满的女性禁忌的一些现象（希罗克戈洛夫著 川久保悌郎 田中克巳訳《北方通古斯的社会构成》、岩波书店（东亚研究丛书）、1941（昭和16）年）；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提到过西伯利亚、蒙古等民族的有关萨满道具等的女性禁忌习俗（米哈伊洛夫斯基著 高桥胜之译《西伯利亚、蒙古以及欧洲·俄罗斯的异民族中的萨满教》《萨满教研究》（复刻版），新时代社，1971年）；菲因戴前也提起过萨满领域的女性禁忌习俗（翰斯·菲因戴前著 和田完译《灵媒与萨满》，冬树社，1977年）等。此外，乌诺·哈如瓦和 E·罗特·法鲁克对于女性禁忌的研究最为详尽，探讨了女性禁忌的原因，在本文后面详作介绍。另，关于阿尔泰语系学界意见分歧，在此暂且援用这一用法。

②参考文献中带有*符号的部分。以下除个别内容，涉及这一丛书的部分将省略逐一的注解。

③图勒希 (tüle i): 焚烧饮食物等祭品以祭祀祖先的习惯 (布仁特古斯主编《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精神卷》, 内蒙古科技出版社, 1999 年, 273-274 页)。关于这个习俗, 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以畜牧为主的地区还没有明确的记载。

④参照前揭注 3 各丛书的有关内容。

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腰林毛都苏木白音套海嘎查 Sama γ a [萨木嘎, 女, 68 岁], Badaraqu [巴达日呼 65 岁] 老人。2001 年 7 月听取调查。

⑥如果列举土葬的例子, 本文依据的民族志里, 克什克腾旗女性不参加送葬 (宝音特古斯编著《克什克腾蒙古族风俗》, 内蒙古科技出版社, 1996 年, 182 页)。作为风葬地区有关于蒙古国的大致相同的报告, 一般情况下女性特别要避免参加丈夫的送葬 (С.Бадамхатан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1 Халх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7 он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 1 喀尔喀民族学], 乌兰巴托, 1987 年, 301 页)。其他地区不逐一列举。

⑦除夕夜, 在离住处有一定距离的较高的地方焚烧饮食品、纸钱以及布条等以祭祀祖先。还于 4 月 4 日或 5 日的清明节扫墓、填土并焚烧饮食品等。

⑧这个信息来源同前注 11 的听取调查对象。

⑨翁昆: 有四种基本含义, 即祖先的埋葬地, 守护神, 图腾以及神圣。这里指萨满的守护神。

⑩吉雅其 (jaya γ ači): 萨满的守护神之一。道尔吉·班扎洛夫认为是蒙古族的畜牧以及财产的守护神 (道尔吉·班扎洛夫著 白鸟库吉译《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萨满教研究》(复刻版), 新时代社, 1971 年, 35 页)。现在依然是广为崇信的萨满守护神之一 (呼日勒沙等《科尔沁萨满教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66 页、191 页等)。

(11)敖兰巴雅尔(Olanbayar): 1972 年 5 月 11 日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道兰套布嘎查, 17 岁时正式成为萨满。2001 年 7 月访问。

(12)Qara sülde: 可直译为黑色的神旗, 是蒙古军队的守护神。符拉基米尔佐夫将 sülde 理解为魂 (sür) 寄宿于其中的守护神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 外务省调查部译《蒙古社会制度史》, 原书房 (复刻原本昭和 16 年·生活社刊), 1980 年 (昭和 55 年), 348—349 页)。

参考文献

- [1] 大林太良. 北方民族与文化 [M]. 山川出版社, 1991. 26.
- [2] 娜仁格日勒. 论蒙古族的祖先崇拜 [M]. 日本: 嵯峨野书院, 2003.
- [3] 富荣嘎, 拉·阿木尔门德 (Fülüngya & Le.Amurmendü). 乌珠穆沁风俗志 [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240.
- [4] 娜仁图雅. 蒙古族民间禁忌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105.
- [5] E·罗特·法鲁克.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 [M]. 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弘文堂, 1980 年; 乌诺□哈如瓦. 萨满教—阿尔泰系诸民族的世界像 [M]. 田中克彦译, 三省堂, 1989.
- [6] 赛音吉日嘎拉, 沙日勒代. 成吉思汗祭典 [M]. 卓日格图校订,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214, 231~232.
- [7] 呼日勒沙. 科尔沁萨满教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235, 276.
- [8] 米尔查·耶里阿戴. 萨满教—古代式的出神恍惚技术 [M]. 堀一郎译, 冬树社, 1974. 190.
- [9] S.M.Shirokogoroff.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London.1935.p.301.
- [10] 呼日勒沙. 科尔沁萨满教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243, 438.
- [11] 米尔查·耶里阿戴. 萨满教—古代式的出神恍惚技术 [M]. 堀一郎译, 冬树社, 1974. 207-217.

- [12] 鸟居龙. 蒙古旅行[M]. 东京博文馆, 1911(明治44年). 243.
- [13] 后藤富男. 蒙古族的敖包—其各种文化功能[J]. 民族学研究, 1956, (19/3-4). 47-71. 布仁特古斯. 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精神卷[M]. 呼和浩特: 内蒙古科技出版社, 1999. 968.
- [14] 苏鲁丰嘎. 巴林风情录[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40. 娜仁图雅. 蒙古族的民间禁忌[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168. 达·查干. 苏尼特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275.
- [15] 赤松智城, 秋叶隆. 满蒙的民族与宗教[M]. 亚细亚学丛书 1, 大空社, 1996. 252—264.
- [16] 苏鲁丰嘎. 巴林风情录[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40.
- [17] 后藤富男. 蒙古族的敖包—其各种文化功能[J]. 民族学研究, 1956, (19/3-4). 55.
- [18] 达·查干. 苏尼特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275; 萨仁格日勒. 上蒙古族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132; 拿木吉乐道尔吉. 鄂尔多斯风俗鉴[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2. 424.
- [19] 赛音吉日嘎拉, 沙日勒代. 成吉思汗祭典[M]. 卓日格图校订,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317.
- [20] 赛音吉日嘎拉, 沙日勒代. 成吉思汗祭典[M]. 卓日格图校订,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288.
- [21] 乌诺口哈如瓦. 萨满教—阿尔泰系诸民族的世界像[M]. 田中克彦译, 三省堂, 1989. 374, 377.
- [22] E·罗特·法鲁克.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弘文堂, 1980. 120—121.
- [23] E·罗特·法鲁克.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弘文堂, 1980. 124, 123.
- [24] 尼玛. 灵魂·偶像·信仰[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298—299.

Woman's taboo of Mongol's ancestor worship

Narangerel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Woman's taboo have been the worldwide folkways, and particularly seen between hunting people and nomadic people. This thesis will address the reason for the woman's taboo by analyzing the Mongol's ancestor worship, and show that women's taboo in Mongolia mean not the belief of woman's uncleanness, but rather woman's protection.

Key words: Woman's taboo; Mongol; Ancestor Worship

收稿日期: 2004-11-2;

作者简介: 娜仁格日勒(196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科左中旗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语言文化学博士。主要从事蒙日比较文化、蒙古族文化研究。